

村上春树



旅

りょこう

宮本雅俊・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村上春树



旅

宫本雅俊·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上春树·旅 / 宫本雅俊著. —北京: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6.5

ISBN 978-7-5502-7440-2

I. ①村… II. ①宫…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71300号

村上春树·旅

出 品 人: 唐学雷

作 者: 宫本雅俊

责任编辑: 闻 静 徐秀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6.5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440-2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前言 把一切都留在身后

在远方的鼓声呼唤下

我踏上漫长的旅途

裹起一件旧大衣

把一切留在身后

——土耳其旧时民谣

村上春树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决定离开日本，去欧洲生活。因为担心一直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琐碎里稀里糊涂地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人生很长，很容易将日子过得莫名空白。但总有一些时刻，会让人在心中燃起某种冲动，很想将真真实实、可以触碰到的有生之日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踏上漫长的旅途似乎能够帮助自己做到这一点。

其实，每个人都会在莫名的一刻，心头忽然涌起这样的念头：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说，总有那么几件事情，或者几个时间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些人生漫长岁月中的一粟，就像是分割点一样，将我们的人生切割成了一段段具有不同意义的旅程。

当时的村上春树将自己的四十岁看成一条分界线，他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之后，人生将留下些什么，抑或带走些什么，不论自己情愿或者不情愿，都是无路可退的一种状态。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走过一条自己不满意的道路而重新安排一条新的道路让你再走一遭。人生就是这样一条只能向前、无法后退的单行道，倘若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并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可能这一生就再也无法实现自己心中最初的那份渴求，当初觉得简单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做的事情，在后来会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甚至无法完成。

在远离日本的那三年里，村上春树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在孤立的、短暂的异国生活期间，他一声不响地埋头写小说，那些澎湃的文字从他笔下倾泻而出，好像不用思考一样。

《挪威的森林》很快出版，并且成为令人喜爱的畅销小说，这让村上春树始料未及，甚至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他不过是在惯性向前的人生道路上及时地拐了一个弯，便收获了与众不同的生命色彩。假如他当初没有选择离开日本，还在往日陈旧的生活不断重复，也许就没有销往世界各地的畅销小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轨道上的生活，虽然觉得乏味和索然，一想到偏离轨道之后可能会出现种种不妥，就望而却步了。

在不断地画地为牢中，我们禁锢了自己的脚步。我们做着自己习惯却不喜欢的东西，过着已经成了惯性却没有激情的生活。我们不愿为自己任何的心血来潮付出代价，只想在千篇一律的光阴中维持平稳。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理由。”（《远方的鼓声》，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村上春树在他的游记前言中写的一段话，他听到了远

方的召唤，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论这声音是多么微弱，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全新的旅途。

他曾经说过：“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情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在读大学的时候，村上春树就是一个有着自己步调的人，他发现自己总是不能很好地和别人统一步调，无法做到真正地融入群体，但他并未因此感到惶恐，而是宁愿孤独，也不肯随波从众，去过自己不愿意过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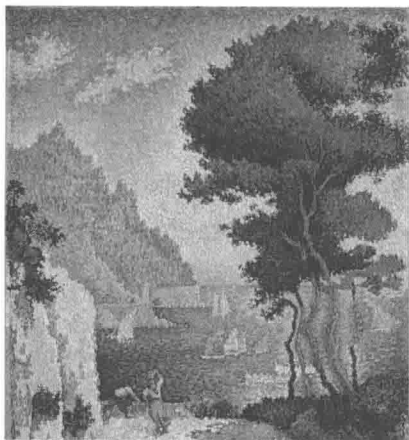
其实生命不过如此，不论好与坏，喜欢或厌倦，统统一力承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于村上春树来说，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天才型的写作者，他只是安静地顺从于生活。二十五岁的时候，村上春树在国分寺开了一间爵士酒吧，白天卖咖啡，晚上当酒保。他一边经营酒吧生意，一边读书，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自由与静谧的时光，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当他决定离开了，便收拾行囊，踏上旅途，前往异国他乡，在别处过着轻盈的生活。重回日本后，他端坐在桌前回想起那三年的事情，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多少次回想起来，依

然能够感受到关于过去那三年岁月中依稀的失落感，奇妙而难忘。那是有质感的空白，就像激流中的小筏，漂浮于水流之中，无法靠岸，没有依靠。那三年的记忆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又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村上春树是不可抹去的现实，他无论身处何地，都会感受到那三年记忆的触感，就像沉睡的夜色中，突然伸出一只拉拽的手，拖着他重回记忆之中。

心甘情愿深入自己喜欢的生活中，将自己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原模原样地复制成文本，对于村上春树来说，写作与生活一样，就是这样朴素自然，没有任何虚饰和伪装。他诚实地面对自己，这并不能称为生活的某种哲学，但其中的确含有一些类似于经验的东西，一些虽然并不值得推而广之，但也可以记录在册的感悟。

艾弗利德·德索萨说过这样一段话：“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看似马上就要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障碍阻挡着，有些事得先解决，有些工作还有待完成，时间貌似够用，还有一笔债务要去付清，然后生活就会开始，最后我终于明白，这些障碍，正是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完美的百分之百生活，我们从最初走到最后，不过是一个漫长修炼的过程，当某一天，我们能够明白幸福并不因上下求索而得到，而是生活本身时，我们的痛苦、迷茫便都消失了。



I 前言 把一切都留在身后

寻找，世界尽头

- 003 从涩谷车站开出的记忆列车
- 012 沿着海岸线西行，西行
- 020 到不了的国境以南
- 029 小林书店里的“死亡”味道

遇见，失去的人

- 041 原宿后街的百分百女孩
- 049 爵士酒吧“捡到”的四指少女
- 057 新宿车站的咖啡店
- 065 箱根别墅里的鸡尾酒
- 073 与希腊猫的一个奇遇

迷失，岁月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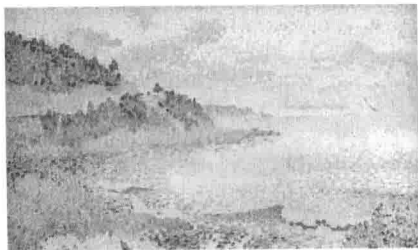
- 083 迷失在国分寺
- 093 梦见海豚宾馆
- 101 阿美寮里枯萎的青春
- 109 东京·街·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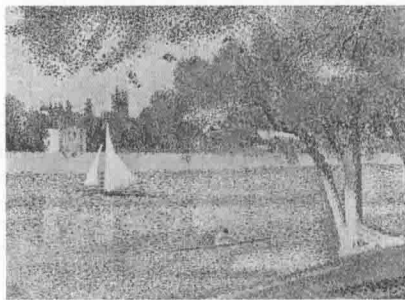
美食，自我之旅

- 119 通往食道的味蕾旅行
- 127 啤酒、可乐及午夜小城
- 135 罗马市场里的美食哲学

你好，我是村上春树

- 145 那年春天，芝士形的贫穷
- 154 很久以前为国分寺爵士酒吧写的广告词
- 161 少年丹尼与加利福尼亚少女
- 172 南欧街头的跑者
- 180 从东京开始，跑过大半个地球
- 190 找到自己的旅程





寻找，世界尽头

我想起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

蹉跎的岁月，

死去或离去的人们，

无可追回的懊悔。

——《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从涩谷车站开出的记忆列车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居心叵测的事物，它悄无声息地就能带走我们试图珍藏一辈子的东西或是情感，因为有了时间的存在，我们总是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失去了多少东西。然后试图去寻回那些当时我们未曾重视、事后却格外想要握在掌心的东西，但没有一样是可以找回的。

“寻找”是一个孤独的词语，即便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觉察出我们要找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但我们就是无法伸手探到。对于村上春树小说中那些整日出入爵士酒吧、坐在吧台和调酒师以及酒吧老板身边没完没了地喝那些凉得有些过头的啤酒

的青年来说，时间本是不重要的，他们从不在乎岁月的流逝，就像他们压根儿不考虑自己，也不会想到别人。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就如同湛蓝高空上飘过的云彩，好看、虚幻、不真实，一阵风吹来，云彩散得无影无踪，他们的世界也好像被吞噬一般消失殆尽。

在村上春树笔下，主人公永远年轻，却拒绝年轻，在正当好的时光里，他们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为大好的青春不快，为短暂的欢愉皱眉，生活在他们眼中若有若无，他们从不想对生活负责，也不想生活绑住他们。在《1973年的弹子球》中，“我”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并且一路攀升，成为完全不用为生活担忧和愁虑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我”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里，度过了“午后阳光一般温暖平和的日子”。

这样好的光阴，本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但对于“我”来说，却也没什么可惊喜的。在平稳的时间更替中，“我”总是觉得孤独、不快乐，“我”和朋友鼠都是孤独的品鉴者，终日在昏暗的漩涡中彷徨，等待着能够拯救的人出现，伸出手，将漩涡中的自己拉出去，拉回岸边。但期待的拯救者始终没有出现，“我”就像冬天里被扯掉翅膀的麻雀，扑棱在没有吃食的荒野大地上，有气无力地挣扎，而鼠则是“我”唯一的同伴。



终日在昏暗的旋涡中彷徨，等待着能够拯救的人出现，伸出手，将旋涡中的自己拉出去，拉回岸边。

“我”和“我”的朋友在涩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的一座商品楼租了个套间，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我”的事业顺风顺水地展开了，因为资金是“我”朋友的父亲出的，所以事务所不需要为钱的事情而发愁，除了房间的押金之外，还买了几张桌椅板凳，置办了一些办公用品，接着用剩余的钱定做了一块招牌，挂到了办公室外，随后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广告，余下的时间，便是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威士忌等着顾客光顾了。这是发生在一九七二年的事情，是发生在无聊但什么也不会担忧的时间里。

顺遂的日子并没有让“我”心生感念，“我”在平稳的日子里渐渐感到无趣，那是一种怎么都无法明亮起来的感觉，好像灰扑扑的阴天，所望之处，没有希望。孤独伴随着茫然，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主人公总是要经历这样的心理崩塌然后自建的过程，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认为的成长方式，在《1973年的弹子球》中也是如此，毫不例外。“我”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断逃避和不满，令“我”开始向往回到过去的岁月中躲藏起来，毕竟记忆的温暖是历历在目，让“我”能够信赖和依靠的。

但过去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寻的，对于“我”来说，时间就好像被在哪里突然切断了似的，“我”找不到断裂痕迹的所

在，也找不到回到过去的时间入口。“我”无法等到拯救者，也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我”只能面临大海，看着一个季节离去，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季节更迭，时光流转，人生本就是流光转瞬的行程。

至于鼠，他一直孤孤单单地在爵士酒吧和海边灯塔游荡，鼠的孤单同“我”不同，在“我”致力于寻回过去的时候，鼠大多数时间待在海港，在那个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的海港。他静静地待在那里，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尘，试图隐没于宽广的滩涂之上。“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右边，沿着朝内里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十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1973年的弹子球》，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整个少年时代，鼠总是一次次地往灯塔跑，奔跑在通往灯塔的道路上，才能让他内心涌出温情脉脉的情愫，那是对全世界的温柔。灯塔就是鼠孤独的源头，那是他想要找寻的出口，顺着那个出口，他可以进入自己梦想已久的世界里去。为此，鼠在成年之后，依然喜欢来到这里，来到灯塔下，多少岁月